

生活在上海，本身就是『寻宝的过程』

更多艺术家不断发现这座城『隐藏的宝藏』

台前幕后

搬到上海三年，赖声川早习惯了骑着自行车穿行在上海老建筑和昔日法租界梧桐树间，车轮碾过树叶的沙声、太阳照在老建筑外墙投下的阴影，都仿佛向他默默诉说着曾发生在这片土地的故事，给予他无限灵感。

昨日，赖声川新剧《隐藏的宝藏》开排，这个发生上海老旧剧场的寻宝故事，神秘又有趣。对赖声川而言，生活在上海，本身就是寻宝的过程：“华丽而复杂的上海，有太多不该被遗忘、被丢失了的珍宝。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莫要视而不见这‘隐藏的宝藏’。”

“宝藏”只露冰山一角

在看得外滩的秋千上，感受“天地静得只剩你我”的江滨柳和云之凡的爱情故事；在晃悠悠的莲花池，“走”完上海天仙阁“头牌”顾香兰的戏梦人生……无论是跨越30多年的《暗恋桃花源》或是长达八个小时的《如梦之梦》，赖声川从不掩饰他的“上海情结”，并将这一情结淋漓尽致地体现于他的作品。

新剧《隐藏的宝藏》破天荒以“侧台”的视角，将“台前”和“幕后”同时展现在观众面前。因是“侧台”视角，舞台后上方打下的灯光，便同整个台形成了奇妙的“斜角”，所以这部剧也被冠之以“斜角戏剧”。以老旧剧场为发生地的寻宝故事，随着一面美金墙的倒塌开始，继而带出的是久远的上海历史和几近失传的海故事。

“在上海创作，讲上海故事，在上海上演。”赖声川笑称这是一部“全上海戏剧”，其中蕴藏的是无数的上海密码。在他看来，上海的每一条街道都是这座城市的密码，“我们走过脚下的路，都该了解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又是如何变成现在的模样。”

虽然不是上海人，却将自己视作是上海的人，赖声川坦言：“上海的魅力在于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和碰撞，而我本身也是这种碰撞的产物，所以对这种碰撞分外珍惜。我们还不够珍惜上海，没有充分开掘这份宝藏，上海如今向我们展示的魅力还只是冰山一角。”

魅力已经倾倒一片

“上海情结”是近年来被反复提及的高频词，拥有这份情结的自然不止赖声川。去年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德国著名作曲家克里斯蒂安·佑斯特就为上海民乐团量身定制了《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就让唢呐、二胡等民族乐器，奏出了世界之声。而此前，他也曾根据上海作家张爱玲的同名短篇小说创作了歌剧《心经》，还为张艺谋同名电影的歌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和芭蕾舞剧《红楼梦》谱过曲。

就像许多走过、路过就再难以忘怀这座城市城市的艺术家一样，佑斯特停留时间虽然短暂，但行走在上海大街小巷，他被这座城市迷人的气质所倾倒，闲暇时，他探访上海的老建筑，饮沁人心脾的春茶，甚至在演出前，像生活在这里的老上海一样，去淮海路的裁缝店定制了两套西服。佑斯特甚至觉得：“自己上辈子就是中国人。”

无独有偶，指挥大师帕沃·雅尔维率不来梅德意志室内爱乐乐团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演出“完全贝多芬”前，也曾登上“上海之巅”，在上海中心寻找灵感。在他看来，这座能融合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驾驭传统和现代两种风格的城市，“每次来，我都感受到他的成长，让我惊喜。”

上海这座“隐藏的宝藏”，虽只开掘冰山一角，魅力却已迷倒一片。或许正如赖声川所说，生于上海的人们，要做的，就是从习以为常中抬起头，好好看看这座城市，找出更多城市密码，让她的未来更加璀璨光华。

本报记者 朱渊



齐琦 摄

一人唱遍四大流派 一日演绎梅尚程荀

名角史依弘尝试高难度



文体人物

上海京剧院名角史依弘又有全新尝试，将于5月1日在上海大剧院可容纳1600观众的大剧院推出“梅尚程荀史依弘”，在当天下午和晚上的两场演出中，史依弘将一人“单挑”梅派《苏三起解》、尚派《昭君出塞》、程派《春闺梦》、荀派《金玉奴》四出经典剧目。在“文武昆乱史依弘”之后再次挑战“高难度”的演出，史依弘说既是观众的建议，也是自己的一个愿望：“我爱这些角色，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演出把老先生的玩意儿再次传承下来。”

把最好的给观众

从7年前演出程派名剧《锁麟囊》开始，史依弘这几年一直在尝试各种挑战，跨流派甚至跨剧种。她说：“我觉得现在的舞台对于演员的要求已经不再局限于一个流派了，将来可能越来越需要多面的演员。”流派是戏曲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但在经历了一个流派纷呈的鼎盛期之后，新流派的诞生仿佛被按了暂停键，而对于流派传承业界也有不少不同的声音。不过，像史依弘这样既热衷于学习流派却又不拘泥于流派的却极为少见。其实，史依弘看重的并非“流派”，而是前辈老先生们的“玩意儿”，把前辈的绝技、绝活儿学下来，把优秀剧目传承下来才

是史依弘学戏的初衷。所以在史依弘看来，流派学得像与不像并非重要的事情，她表示希望这些戏呈现在舞台上时不是让观众想到流派，而是让观众沉浸在角色里。“演员最终还是要要把最好的角色给观众，这是最重要的。”

不刻意追求“像”，不等于史依弘在流派学习下下的功夫少。相反，史依弘为这次演出提前半年就开始学戏了。说起来，史依弘在这次演出之前就已经尝试过四个流派的剧目了。史依弘转攻青衣后便学梅派，曾演过多出梅派经典代表剧目。尚派的《昭君出塞》是载歌载舞的刀马戏，史依弘已经演了20多年了。荀派的《拾玉镯》几乎是花旦的必学必演剧目，史依弘也演过多次，而7年前演出程派名剧《锁麟囊》更是成为当时京剧圈的一个热议话题。不过史依弘并不想简单地把自己曾演过的剧目拿来再演一遍，为此，她跟90高龄的程派名家李蔷华学习了程派经典《春闺梦》，又跟着童芷苓的学生李秋萍学了荀派经典《金玉奴》——先像小学生那样一个脚步、一个身段、一个眼神地“临摹”，然后再化为金玉奴这个角色。在她看来，既然要“贴”一次不同寻常的演出，就应该给观众看到一些新鲜的东西。

对体力有信心

虽然史依弘这些年的“大胆”

尝试引来不少不同的声音，但她的“娘家”上海京剧院却十分支持。京剧院院长单跃进直言“赞赏依弘这样的努力和探索”，他认为当年的各大流派就是在非常广博的学习基础上形成的，“流派的出现说明京剧的艺术家和京剧观众追崇个性，但学了一个流派就不能再碰其它流派是一个误区。”不少老艺术家也用实际行动表示对史依弘的支持，曾与史依弘合作过《牡丹亭》《奇双会》《玉堂春》等多部京剧大戏的“熊猫级”昆曲老艺术家、77岁的蔡正仁将与史依弘合作演出《金玉奴》。京昆大师俞振飞77岁时曾与名旦童芷苓等演出《金玉奴》，而作为俞振飞的弟子，蔡正仁却从未演过这个戏，这次“处女秀”恰好与俞老最后一次演出《金玉奴》时同岁，也是有趣的巧合。此外，77岁的金锦华、71岁的萧润年两位京剧名丑也会加盟这次演出。

此次“梅尚程荀史依弘”分下午和晚上两场演出，下午演出《苏三起解》和《昭君出塞》，晚上演出《金玉奴》和《春闺梦》。每出戏的平均时长在50分钟左右。史依弘表示，这样的演出同时挑战演员的心力、体力、脑力。不过相比几年前“文武昆乱史依弘”连演五天大戏来说，这次在体力上的挑战并不算太大，现在还每天保持3小时练功时间的史依弘对自己还是颇有信心的。 本报记者 王剑虹



赖声川 记者 郭新洋 摄

佑斯特